

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社会组织培育路径的研究

魏盈东,陈佳

(四川农业大学,四川雅安 625014)

摘要:社区社会组织是社区治理的重要主体,如何培育社区社会组织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基于实地的考察,提出一种新型的社区社会组织培育路径。该路径从周期上划分为潜力挖掘阶段、自主发展阶段与专业转变阶段三个阶段,在三个阶段分别存在着活动挖掘、协商议事、展示模仿这三种创新工作手法,并且在三个阶段分别存在着发挥推动作用的社区居委会的支持动力、社区企业的合作动力、社区社会组织的内生动力三种动力。

关键词:社区社会组织;培育机制;社区治理;社会工作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9303(2022)03-0089-10

一、导论

2017年颁发的《民政部关于大力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明确指出了社区社会组织“提供社区服务、扩大居民参与、培育社区文化、促进社区和谐”的四个作用,要求各地大力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紧接着,2020年民政部颁发的《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专项行动方案(2021—2023年)》(以下简称《行动方案》)进一步为培育社区社会组织提供了指导。现如今,社区社会组织已经成为社区治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主体。培育发展作为社区治理重要主体的社区社会组织,对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

向基层下移、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具有重要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意见》中明确提出了“力争到2020年,实现城市社区平均拥有不少于10个社区社会组织,农村社区平均拥有不少于5个社区社会组织”的目标。然而民政部在2018年底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共有社区社会组织39.3万个,这与全国65万余个城乡社区的数量相比相差甚远。所以在2020年,民政部又专门印发了《行动方案》,提出要进一步加强对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培育出高质量的社区社会组织,并使其在社区治理中积极发挥作用,就成为亟须解决的问题。本文基于C市社会工作者介入培育社区社会组织的成功实践,通过对培育过程中社会工作者的功能发挥和相

收稿日期:2022-04-07

作者简介:魏盈东(2002—),男,四川达州人,四川农业大学法学院社会工作专业2019级本科生,研究方向:基层治理。

陈佳(2000—),女,四川泸州人,四川农业大学法学院社会工作专业2019级本科生,研究方向:社区工作。

应的创新措施的阐述以及每个阶段的主要推进动力分析,呈现出一条可行的、具有一定普适性的培育社区社会组织的路径,力求为如何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并发挥其积极作用这个问题提供创新有效的现实回答。

二、研究回顾与研究方法

(一) 文献回顾

民政部的官方文件指出,社区社会组织是由社区居民发起成立,在城乡社区开展为民服务、公益慈善、邻里互助、文体娱乐和农村生产技术服务等活动的社会组织^[1]。国内目前对于社区社会组织的研究虽然有对于其性质、作用等方面的讨论^[2-3],但主要还是集中于探讨社区社会组织的运作机制与培育机制。

学者们针对社区社会组织的运作机制进行了研究。有学者提出,在项目制的推动下,社区社会组织与政府、社会组织、社区的关系呈现出向“依附合作型”“中心边缘型”“疏离型”转变的运作机制^[4];也有学者基于实地调研提出,通过社区行政性资源与社区社会组织社会性资源之间的资源自由互换与汲取,从而构建出双重行动目标达成的“双向汲取”运作机制^[5];还有学者从关系构建的角度提出社区社会组织与社区居委会通过建立“伙伴关系”从而参与社区治理的运作机制^[6]。除了具体的运作机制以外,还有学者着重探讨具体的运作困境。例如伊广文提出,社区社会组织正处于“官民二重性”的尴尬处境^[7];何欣峰认为,社区社会组织处于结构失衡、社会影响力不高、社会信任度缺失、整合能力不足的困境^[8];李德认为,社区社会组织存在社会信任度缺失、与基层政府关系混乱、组织结构不合理等问题^[9]。

学者们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针对社区社

会组织的培育机制进行了研究。宏观研究主要是从城市的角度出发,研究培育社区社会组织的机制。李培志基于天津市的调研,提出理顺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管理机制、开发公益创投项目、完善城市社区治理结构、强化“三社联动”的培育机制优化路径^[10];王嘉渊基于实地的调研,认为现如今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正成为斯科特笔下的一种“国家项目”,面临目标性简化、结构性盲点和机制性短视等实践困境,从而提出完善培育机制、构建长效机制的对策^[11]。微观研究主要从社区层面出发,研究培育社区社会组织的具体路径。郑磊从培育难点的角度阐述了一个志愿者组织的发展^[12];赵小平基于实地调研提出精英组织参与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的“U + B 模式”^[13];赵罗英总结了实践中以“技能传授”为主的师徒模式、以社会组织为主导的专家向导模式和以社区社会组织为本的同伴模式三种培育模式^[14]。

目前,学界对于社区社会组织的研究范围较广,从参与机制和培育机制出发,衍生到对于角色、主体关系等问题的探讨,但是直接探讨到底如何培育社区社会组织的研究仍然较少。且针对社区社会组织培育机制的研究或者是基于个案提出建议,推广性不强,或者是宏观的培育机制研究,落地性不强。很少有学者能够完整地阐述出一条切实可行、具有普遍推广意义的培育路径。赵小平在2014年尝试构建了一种完整的以精英组织为培育主体的“U + B 模式”^[13],虽然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尝试,被广大学者广泛关注并多次引用,但该模式过度聚焦精英组织的作用,模式的普适性不高。

(二) 基本情况及研究方法

在各项政策的倡导下,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已经成为一项重点任务,但是现如今仍然没有一条完整可行的培育路径。在这样的背景下,C市探

索将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与社区营造相结合,出台《C市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城乡社区可持续总体营造行动的实施意见》,将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分为自组织和社区公益组织两个阶段,并提出“寻找支点撬动”的具体实施路径,通过多个具体的切入点引导居民参与,从而完成社区社会组织培育。

本研究选取的调研点是处于C市的L社区。之所以选择该社区,主要是因为其在培育社区社会组织方面具有先进性。该社区在培育社区社会组织方面已经深耕6年,处于全市的前列,尤其是在社会工作者推动社区组织培育发展方面可圈可点,影响力已经辐射全国,全国各地都有社区工作者前来参观考察。

L社区于2004年成立,地域面积1.68平方公里,居住户17620户,常住人口56720人,居住的大多为购房入住群体。辖区有市级机关2家,大型卖场4家,小学与幼儿园8所,民营医院3家,企事业单位和个体户1300余家。社区自行创办日间照料中心1处,培育社区社会组织13支(太极、声乐等),有活动场所5处(社区活动中心、日间照料中心等)。总体上,社区基础设施完善,属于典型的新型城市社区。

本文主要采用个案研究以及参与观察的研究方法,运用深度访谈、资料搜集、网络访问、参与观察等四种工具获取一手资料(详见表1)。其中,访谈对象主要有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社区社工、社区居民、社区企业负责人、社区社会组织成员等五类。研究者还参与了两次社区社会组织举办的活动,深入参与了一个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过程。除此之外,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还持续与社区社工保持线上联系,获得了部分补充资料。基于资料保密的原则,文中出现的组织名及人名均为匿名化、编码处理后的结果。

表1 研究方法

使用工具	调研对象	调研数量
深度访谈	社区居委会的工作人员	2名
	社区社工	2名
	社区居民	5名
	社区企业的负责人	2名
	社区社会组织的成员	3名
网络访问	社区社工	1名
参与观察	社区活动	2次
	培育社区社会组织的过程	1次
资料收集	政府文件、官方数据等	

三、培育社区社会组织的阶段划分及创新措施

笔者调研发现,以社会工作者为主体,培育社区社会组织总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潜力挖掘阶段、自主发展阶段、专业转变阶段。而在这三个阶段中,采用相对应的创新措施能够有效地帮助社区社会组织成长。

(一)潜力挖掘阶段

在潜力挖掘阶段,社区社会组织还不存在。社工在这个阶段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作为社区社会组织培育过程的主导者,从社区中挖掘合适的成员,初步建立社区社会组织。而成立何种社区社会组织,成立的数量应该是多少,这些都需要根据社区居民的需求进行选择,因此前期的需求评估就显得尤为重要。

需求评估是一个完整的社会工作流程不可缺少的部分。目前,常见的社会工作需求评估主要是由研究者根据既有文献、报道或自己的观察、经验和猜想提出问题,之后在特定的社区或群体中做简单的观察、访谈或问卷调查来确定进一步的工作目标。但这种需求评估流程存在着方法过于粗糙、简单和不科学的问题^[15]。笔者基于实地调研发现,简单地运用问卷或者访谈进行评估确实会使居民表现出“冷漠”,“你拿张纸

来问我,你肯定是做调查的嘛,我们哪里懂这些哦”“居民们看到这种调研其实会比较不信任,认为都是形式主义,没有啥子用的”。虽然相较于问卷法,访谈法更易于被居民接受,但其局限性在于,访谈终究还是一种“点对点”的询问式方法,居民接受程度以及实际效用仍然有限,居民与社工呈现出一种隔离的关系。因此,针对社区进行需求评估急需一种新的调研方法。

“活动挖掘”是一种创新的评估方法,通过在社区中举办各种各样的活动来进行需求评估,挖掘潜在对象。该方法的主要运作流程是先由社工进入社区举办活动(往往是与潜在对象相关的活动,内容较为简单),通过活动吸引一批居民,在活动过程中,社工主动与居民交流,了解居民的真实诉求,并且有效挖掘一批潜在发展对象(来参与活动的居民),为后期项目正式实施奠定参与基础。“活动挖掘”的核心就在于通过活动来促进社工与居民的交流,从而初步建立起信任关系。虽然这种信任较为基础,但是居民在认识到社工帮助他们的本意后,往往就会愿意展示真实的自我,从而完成真正的需求评估。例如社区中的LT书画协会,就是社工在一次绘画活动中发现社区中存在大量的书画爱好者,他们都非常愿意参加社区的活动,但是没有人将他们组织起来这个现象之后开始培育的。

在通过合适的手段了解到居民真正诉求后,社工开始对社区现状作出分析,在结合社区实际情况的基础上确定社区所需要并且能够建立起来的自治组织的数量与种类,并且通过转化(将原来存在但是不成熟的组织转化)、建立(围绕某一个需要或者兴趣组建)等多种方式初步建立起社区社会组织。

(二) 自主发展阶段

当社区社会组织初步建立以后,就进入了自主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社工最重要的任务就

是培育社区社会组织的自主性以及自主能力。社工在这个阶段往往会充当指导者的角色,在协助给予社区社会组织一定的资金、场地等方面支持的同时,引导其自主意识萌生,从而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向“自我造血”的方向发展。而社区社会组织更多充当的是成长者的角色,在社工的支持下不断地发育自我是其最主要的任务。

社区社会组织是由居民组成的,调动居民参与就是培育社区社会组织的自主性。而一种创新的工作手法就是在服务的过程中强调“协商议事”。这种方法强调在服务的过程中调动居民本身的自主性,让居民主动投入项目中,而社工需要保持一定的“克制”,不能对所有的需要大包大揽。社工形象地给我们这样描述:“这就像是抛球,不能说是他们抛一个我们就接一个,我们要把球给他扔回去,如果他愿意给你多抛几次回来,那证明他是真正有需要并且愿意参加进来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协商议事”就是在强调不能只有社工一方的参与,社工与居民的关系不能简单地变为“服务—被服务”的逻辑,它要求居民和社工双方共同努力,一起参与到社区社会的建设中来。如果社工变为单纯的“服务者”,那居民的参与意识不强就是必然的结果,“你想嘛,例如我们给他办一个书画培训班,那他就是想来就来,觉得只是个免费的服务而已。但是你一旦让他自己来组织,自己去找到一帮对象,参与其中了,那他的积极性就会非常高,因为他付出了嘛”。而强调“协商议事”可以从意识和现实两个方面促进居民的参与。首先,通过“协商议事”强调居民参与可以让居民认识到“这是我们自己的事”,从而提高居民的自主意识,在意识提高的情况下,居民的参与性自然而然就会提升。其次,强调“协商议事”还可以提高居民对于社区事务的实际参与程度。一旦居民参与到具体的活动中来,居民的归属感以及荣誉感会进一步推动着他的参与,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社工在“协商议事”中所保持的“克制”,实则是对社会工作优势视角的具体贯彻。优势视角强调不再以病态模式去看待案主,而是相信案主自身是存在勇气、能力、可能性等各方面的优势。在“协商议事”中,社工相信居民是有自主能力的,并保持着对于案主过度支持的“克制”,这进一步激发了居民的自主意识与自主能力。

综合来看,通过这种“协商议事”的方式,可以很好地培育社区社会组织的自主能力和自主意识。在自主发展阶段,社工需要时刻将这种“协商议事”的手法贯彻到社区社会组织的资金拨付、人员招纳、活动开办等方面,不断地激发社区社会组织自身的能力,直至社区社会组织的自主能力趋于成熟。

(三) 专业转变阶段

通过中期对于社区社会组织自主意识和自主能力的培育,居民的积极性已经被调动起来,再使用“协商议事”的方式已经不再适合。他们的需求不再是建立起一个组织,而是如何使其发展成更为专业的组织。在专业转变阶段,社工不再作为主要的主体参与其中,而是作为管理者从更加宏观的层面进行把握,而社区社会组织则成为主要的行动者,并对自身的发展负责。

在这个阶段,社区社会组织最希望借助社工的力量达到对专业性的追求。采用“展示模仿”的方式能够在维持居民能动性的基础上回应社区社会组织的专业性需要。“展示模仿”主要是指将自治组织的部分骨干聚集起来参与社工提供的专业性活动,让他们在活动中学习社工的专业手法,将这种方式带回到自身所在的自治组织中并实施,以此达到提升自治组织专业性的目的。“展示模仿”在L社区中的实践主要是指社工将各个协会中的骨干聚在一起建立一个类似于社区协会委员会的组织,居民骨干学习社工的

专业技能并使用到自身所在的自治组织。在这个过程中,社工会使用非常多的专业手法,并且有意地传授给骨干们,从而达到培育一个组织却辐射了所有组织的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展示模仿”的方式能够有效替代传统的知识教育方式,这是其创新性的重要体现。有社工提道:“一开始我们也尝试过给他们上课来教这些,但是他们毕竟不是专业的,有些人就学不会,有些学会的回去了又不会用,后面我们干脆就每次办活动让他们来模仿就好了,这样他们学得快,我们也轻松。”通过“展示模仿”,社区自治组织骨干能够获得专业知识的培养,并且将这种专业性传递到他们的自治组织中,社工也减轻了逐个培养的压力。

如上文所说,通过潜力挖掘、自主发展、专业转变的流程,社区社会组织已经初步建立起来并且开始积极地发挥作用,但是社工仍然需要不定期关注自治组织,因为组织可能会面临很多新的问题。有社工提道:“我们做自治组织做了5年,但是说实话还是不能放手,最大的问题还是骨干的问题,我估计还需要5年才能做好。”骨干的稳定性、组织之间的矛盾等仍然是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社工仍然需要对自治组织保持关注以应对新产生的问题。

四、培育社区社会组织的推进动力

在上一部分,笔者已经详细地描述了作为直接参与者的社会工作者推动建立社区社会组织的具体操作过程、遇到的问题以及解决的措施等内容。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单凭社会工作者的力量是无法完成建立社区社会组织这种艰巨任务的,这是一个多方力量合作参与的过程。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我们将推动建立社区社会组织的其他力量简单划分为三个部分:社区居委会的支

持动力、社区企业的合作动力、社区社会组织的内生动力,这三个部分分别在三个阶段中发挥主要的推动作用。这三种动力对于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必不可少。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里厘清各个阶段的推进动力不只是对于路径的进一步分析,更是指出了各个阶段必不可少的运作条件。让路径实施的先决条件以及路径的具体措施两者合一,便形成了一条切实可行的培育路径。

(一) 社区居委会的支持动力

社区居委会在社区社会组织前期孵化过程中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与场地,基本上可以说是“应有尽有”。正是在社区居委会的大力支持下,社工机构才有足够的力量去孵化社区社会组织。有社工提道:“自治组织前期的东西基本上是我们给的,很多时候我们付不起了,社区也给了我们很多帮助,他们也晓得这个做起来了(建立社区社会组织)大家都轻松。”值得一提的是,社区居委会对于社区社会组织的物质投入往往是通过社工机构转手的。这是由于社区社会组织没有独立的法人地位,居委会需要为资金流向提供证明,所以往往是通过社工机构来培养社区社会组织。

除了通过社工机构提供物质支持(资金、场地等)外,社区居委会在其他方面的支持也尤为重要。首先是社区居委会的“名义支持”。当社区居委会和社工机构同时开始建设社区社会组织后,居民对于自治组织的认可程度会明显增加,人们对于社区居委会的信任也能够同步到社区社会组织上。其次,“行政支持”也是非常重要的板块。社区社会组织平时举办活动时的奖状落款、横幅宣传等都能够从社区居委会处得到“行政支持”,社区社会组织便能“名正言顺”地举办活动。

在明晰社区居委会对于社区社会组织的各种支持后,我们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这些支持对于初步成立的社区社会组织来说是全方位的,并且

也是不可缺少的。但是也正是这种“全包”性和不可或缺性,才使得社区社会组织对社区居委会产生过度依赖。很多学者对于这种依赖关系展开了深入的研究,认为这种依赖关系阻碍了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16-17]。但是笔者在实地调研后发现,这种依赖关系是不可避免的,并且社区社会组织在前期发展中必须得到社区居委会的支持。阻碍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真相是,很多社区社会组织在发育期因为无法发挥太大作用而被社区居委会停止支持从而消亡。导致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失败的原因并不是这种依赖关系,反而是这种“依赖”的持续性不足导致社区社会组织还没有完全发育起来就消亡了。现如今,我们急需应对的问题是如何促使居委会为社区社会组织持续提供资源直至其成熟。而破解这个问题的关键点就在于社工机构的介入以及社区居委会的服务意识提升。

社工机构以及专业社工的介入为社区居委会带来了专业性以及合适的资金拨付途径。在之前的恶性循环中,社区居委会因为社区社会组织无法发挥作用而抛弃他们,而社区社会组织无法发挥作用的重要原因之一其实是社区居委会无法恰当地培养他们,只能简单地提供资源却无法指导其发展。当社工进入社区后,专业性便被带入了社区,专业的社会工作者通过专业的手法培育社区社会组织,这种专业的手法正是居委会所欠缺的。此外,当社工机构进入社区后,社区居委会可以以购买服务的形式将资金注入社工机构,再由社工机构来孵化社区社会组织,这为社区居委会提供了名正言顺的资金拨付途径。

社区居委会的服务意识提升是破除这种恶性循环的关键。这里的“意识”其实更多的是指居委会对社区社会组织的“认识”,包括其作用、性质、内涵等方方面面。因为社区社会组织的孵化时间较长,很难在短期内看到效果,需要长期的扶持,所以只有在社区居委会真正地认识社区

社会组织,看到社区社会组织的作用后,他们才会愿意为社区社会组织的前期发展提供支持。而提升居委会意识的最好途径就是专业知识的传授。有社工提道:“现在社区两委也有这方面的培训,而且现在社区很多人都是有社工证的。”在上级组织的统一培训以及对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证书的持证资格要求下,社区居委会的人员通过学习相关知识,建立起对社区社会组织的新认识。在居委会认识到社区社会组织的作用后,社工率先打造出社区社会组织的典型,通过将社区社会组织为社区发展所带来的好处(包括资金的反哺、自主性的提高等)展现出来,进一步加强了社区居委会对社区社会组织的信任感,让社区居委会相信并且支持其他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直至打破恶性循环,形成良性循环。有社工提道:“你看我们现在把这个做好了,好多人都来学,社区也开心,毕竟是把典型做出来了嘛。”

(二) 社区企业的合作动力

社区社会组织通过与社区企业建立起合作关系获得资金,是社区社会组织自主发展的重要环节,是从“输血”到“造血”的重大改变。在这个阶段,社区企业对于社区社会组织起着资金支持的作用。

在谈论社区企业前,首先需要明晰到底什么是社区企业。社区企业主要是指由社区居委会作为特别法人全资成立,将所获收益用于反哺社区的特定经济组织。针对这种类型的社区企业,已经有学者从其存在价值、实际作用等方面展开了论述^[18]。但是由居委会牵头成立企业的投入成本之大往往是现阶段很多社区难以承受的,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考虑引入另一种形式的社区企业——与社区(自治组织)达成某种合作的企业。

为社区引入企业的核心就是为了解决社区的资金缺乏问题。合作而非独自开办的形式能够大

大地减少社区前期投入的成本,而且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为社区引入资金的目的。但是与企业的合作往往是以社区社会组织为主体与社区企业进行资源交换,很少有以社区为主体与社区企业建立合作的。这种合作的主要形式为:以社区内一个或多个社区社会组织为主体,与某个企业(往往是在社区的地理范围内)建立一种合作的关系,社区社会组织为企业提供独特的资源(例如人力资源)或者服务,而企业为社区社会组织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社区社会组织为社区企业提供的资源或者服务往往会低于市场上的平均价格,社区社会组织正是凭借着这种价格上的优势与社区企业达成合作的关系。

在合作的过程中,社区社会组织凭借其自身的独特优势(大部分情况是人力优势)与企业建立起互惠关系。例如L社区书画协会依靠其成员的书画技能与本地银行进行合作。对于L社区书画协会来说,举办内部活动时,成员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往往不会要求自己的劳动有较多的回报,而社区社会组织恰好就可以无偿地利用这种成员的劳动与社区企业进行交换,以低于市场均价的价格从企业得到资源支持。需要注意的是,成员并非不能注意到自治组织将其劳动与社区企业进行交换,但是他们仍然很乐意参与这种活动,这是因为成员们认为这种活动是公益性质的,是集体的、内部的活动,并非商业化的活动,能够得到资金可以算是“意外之喜”,并不会对其较低的价格产生置疑。有社区居民提道:“参加活动我们也挺开心的,他那个拿了钱也是用在我们协会上面,过年的时候开活动也要钱嘛。”

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以较低廉的价格购买服务其实并不是他们最主要的诉求。有社区企业负责人提道:“其实交给他们(自治组织)来做也少不到好多钱(省不了多少钱),对于我们来说差距也不是很大,给专业的人来做说不定还专业

些。但是都是街里街坊的嘛,很多时候我们的顾客都是小区的人,我们也做个顺水人情了。”笔者调查发现,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愿意与社区社会组织建立合作。例如社区内某大型家电企业就不愿意与社区社会组织合作,纵然社区社会组织可以提供更加低廉的价格,他们还是选择购买专业人士的服务。之所以同社区内的企业有不同的态度,笔者认为,这主要与企业的目标人群有关。凡是主要以社区居民为主要顾客来源的企业,往往会乐意与社区社会组织达成合作,他们需要借助这种与社区社会组织的合作来提升企业在社区居民中的“知名度”与“信任感”,从而提高自己的营业额。而主要顾客来源不是社区居民的企业,面对社区社会组织时就会从质量、价格等多个方面考虑,能否成功达成合作主要依靠理性的权衡。

(三) 社区社会组织的内生动力

必须强调的是,虽然社区社会组织被视为培育的对象,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社区社会组织仍然存在着自我推动发展的“内生动力”,这种“内生动力”对于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这种内生动力主要分为社区社会组织间的促进动力以及社区社会组织自身的扩张动力两个部分。这两种内生动力主要在社区社会组织的专业转变阶段发挥作用,因为它们在社区内部的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到一定数量以及社区社会组织自身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才会产生。

1. 社区社会组织间的促进动力。同一社区中的社区社会组织一般不只有一个。当我们具体到微观层次去了解,会发现社区社会组织之间存在着竞争关系。虽然社区有着多方资源的投入,但是社区内部的资源还是不能满足所有的社区社会组织,而社区社会组织想要更好发展就必须获得更多的资源。在这种背景下,组织之间的竞争也就在所难免,而且这种竞争往往是多方面

的,包括资金、场地等。在这种竞争的现实背景下,社区社会组织间就会展现出一种“你追我赶”的竞争态势,这种竞争关系反过来也形成了他们相互促进的动力。有社工提道:“社区里面这些协会还是很多的,他们之间也是会有比较的。比如今天歌舞队拉了个赞助,给成员发了油发了米,其他协会的看到了肯定也想自己协会能不能有活动去拉点赞助,好给成员发点实惠。”

将竞争引向良性促进而非恶性斗争的关键在于社会工作者的把控。社会工作者在社区社会组织的竞争中需要发挥协调者的角色,即必须将社区社会组织的竞争局限于一定的范围内,不能让这种竞争衍化为现实的恶性斗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要将竞争限制在促进社区社会组织内部发展的范畴内,而不能将竞争衍化为两个社区社会组织真正的斗争。如果这种恶性斗争确实产生了,社会工作者要第一时间进行协调。例如社区中的两支歌舞队曾经因为争夺一家银行的赞助而闹得不愉快,社工第一时间就介入缓和矛盾,最终让两支歌舞队共同出力,平分赞助,有效化解了冲突危机。

2. 社区社会组织自身的扩张动力。社区社会组织并非外来的个体,而是由社区中拥有同一兴趣或者同一需求的居民所组成的组织。由于参与社会组织的居民天然地对社区居民有着代表性的作用,所以社区社会组织的需要实际就是社区居民的需要,社区居民的不同需要就这样通过一个个社区社会组织反映出来。为居民服务是社区治理的核心,是一切工作的关键,如果社区社会组织能够证明其代表大部分居民的需要,那该组织就必然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而参与社区社会组织居民人数的增加便是社区社会组织代表社区居民的最好证明。正是在这样一套行为逻辑中,社区社会组织不断促使自身人员扩张,直至最大限度。这种对于代表性的追逐(人数的扩张)是根植于社区社会组织内部的逻辑,正是

这种逻辑构成了社区社会组织自身的扩张动力。例如社区中的 LT 书画协会经过不断扩张,如今有成员上百人,已经成为社区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就连社区社工也表示“现在很多时候我们开展活动要和他们书画协会商量一下”。

需要进一步阐述的是,社区社会组织并非只能接受外界资源才能发展。充足的资源固然能够让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速度加快,但其真正的发展还是要依靠社区社会组织自身。社区社会组织这种对于代表性的追逐(人数的扩张)不仅仅是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支持,更重要的是,这种扩张能够从根本上增加社区社会组织自身的

合理性,证明其存在的价值,从而促进其自身的生存与发展。

五、研究结论

社区治理中,社区社会组织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如何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并发挥其积极的作用,是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也是本文致力于回答的问题。本文基于实地调研,提出了一种新型的培育社区社会组织的路径(详见图 1),并且分析了在路径中发挥作用的三种动力,为促进社区治理提供了新的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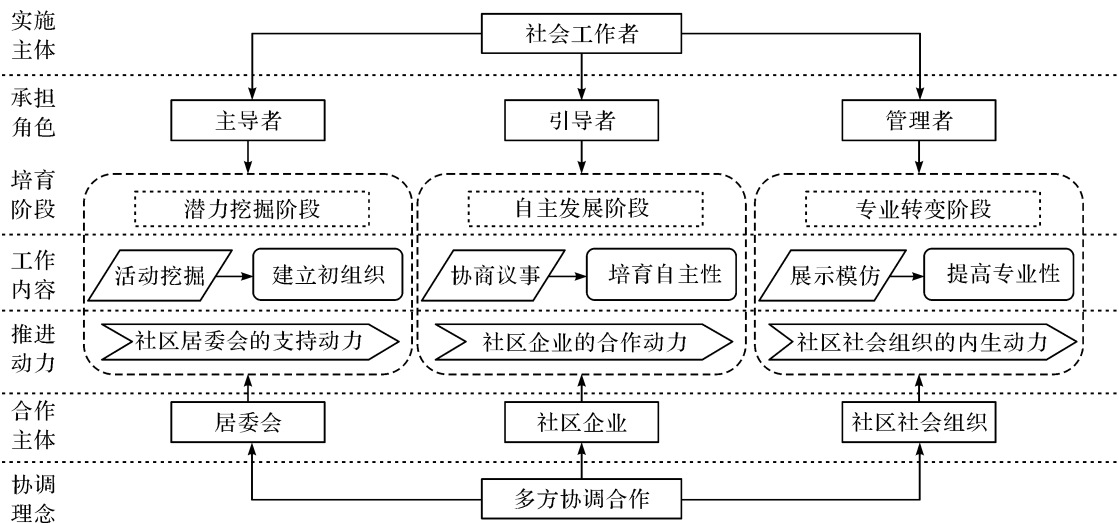


图 1 路径模型

首先,该路径主要以社会工作者为实施主体,从周期上划分为潜力挖掘阶段、自主发展阶段与专业转变阶段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对应着活动挖掘、协商议事、展示模仿三种创新的工作手法。该路径通过工作手法的创新进一步提高了需求评估的真实性、居民自治的参与性以及组织建设的有效性,解决了以往存在的需求与服务不对口、居民自治意识缺乏、建设成本过大的困境,使得培育社区社会组织真正成为可能。

其次,本文还进一步分析了在路径中发挥作

用的三种动力:社区居委会的支持动力、社区企业的合作动力、社区社会组织的内生动力。这三种动力依照先后次序在社区社会组织的三个阶段中发挥作用,分别成为社区社会组织不同发展阶段的主要推进动力。在路径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动力进行解读,实则是在划定每个阶段的先决条件,明晰每个阶段必须争取的资源,为路径的落地提供进一步的指导。

最后,笔者认为,只要为社区社会组织找到足够的推进动力(先决条件被满足),再辅以合

适的具体措施,就能够顺利地实现培育社区社会组织的目标。本文详细阐述了每个阶段相对应的创新措施以及主要的推进动力,基本上形成了一条可行的培育社区社会组织的路径,力图为如何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并发挥其积极的作用这个问题提供有效的现实回答。

参考文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民政部关于大力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意见[EB/OL]. <https://xxgk.mca.gov.cn:8445/gdnps/pc/content.jsp?mtype=1&id=13167>.
- [2] 方亚琴,申会霞. 社区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J]. 城市问题,2019(3):77-83.
- [3] 康晓强. 社区社会组织与社区治理结构转型[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22-25+34.
- [4] 张琼文,韦克难,陈家建. 项目化运作对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影响[J]. 城市问题,2015(11):79-84.
- [5] 段雪辉,李小红. 双向汲取:社区社会组织的行动路径分析[J]. 求实,2020(3):57-68+111.
- [6] 刘杰,李国卉. “伙伴关系”何以可能?——关于社区居委会与社区社会组织关系的案例考察[J]. 江汉论坛,2019(11):123-127.
- [7] 尹广文. 官民二重性: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困境分析[J]. 宁夏社会科学,2016(1):107-111.
- [8] 何欣峰. 社区社会组织有效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途径分析[J]. 中国行政管理,2014(12):68-70.

- [9] 李德. 当前我国社区社会组织发展面临的主要困境及对策研究[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5(6):58-63+92.
- [10] 李培志. 引导与自觉:城市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路径分析[J]. 中州学刊,2019(6):79-85.
- [11] 王嘉渊. “国家项目”的基层实践困境及其完善机制——基于D市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的分析[J]. 山东社会科学,2019(6):61-67.
- [12] 郑磊. 社区社会组织孵化的实证研究——基于龙华街道健康志愿者组织的调研[J]. 求实,2013(S2):199-202.
- [13] 赵小平,孔祥利,卢玮静. 精英组织参与城市社区社会组织培育:模式特征与策略选择[J]. 新视野,2014(3):100-104+119.
- [14] 赵罗英,夏建中. 社会资本与社区社会组织培育——以北京市D区为例[J]. 学习与实践,2014(3):101-107.
- [15] 刘丝雨,许健. 论参与式行动研究在社会工作需求评估中的应用[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7):171-176.
- [16] 葛亮,朱力. 非制度性依赖:中国支持型社会组织与政府关系探索[J]. 学习与实践,2012(12):70-77.
- [17] 吴月. 社会如何被生产——城市基层社区的治理实践[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5):70-82+190.
- [18] 李威利,马梦岑. 党建赋能的城市社区发展治理:成都经验[J].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5):13-26.

(责任编辑:马 速)